

名家少年说

曹文轩 / 著



之

曹文轩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名家少年说

曹文轩

之



曹文轩 /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少年说之曹文轩 / 曹文轩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6.4

ISBN 978-7-5568-1735-1

I. ①名… II. ①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9084 号

名家少年说之曹文轩

曹文轩/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60 × 96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65 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1735-1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6—19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自序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

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会突然一脚踩烂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就不理那个孩子了，还会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要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

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

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死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

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

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只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

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

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我曾一度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少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

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

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落文子

CONTENTS

目 录

水乡·回忆



3...柿子树

12...童 年

17...永远的音乐

19...游 说

27...痴 鸡

35...关于肥肉的历史记忆

47...李有干先生

53...天堂之门

60...圣 坛

66...浪漫之旅

71...乌 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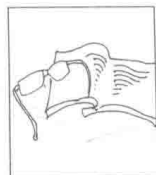
79...手 感

87...汤

95...白 冢

CONTENTS
目 录

读书·思索



- 101...闲话读书
- 108...朗读的意义
- 114...对《窗边的小豆豆》的另一种读法
- 120...因水而生
- 124...西门小哥
- 130...有个男孩叫韩寒
- 135...有个女孩叫米子学
- 140...背 景
- 146...说“学府”
- 151...追随永恒
- 155...关于名字的随想
- 163...回到“婴儿状态”
——读沈从文

赏析·感悟



175...孩子与海

179...荷

182...黑风景

185...前方

189..群 乞

192...少 年

197...神 性

201...圣 河

204...夕 阳

206...小沙弥

210...猪

213...落 叶

216...猫

218...影 子

222...走向苍茫

水乡·回忆

一次，我跑到八里地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深夜归来，已饿得不成样子了，但又懒得生火烧饭去。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推着，也应去抱回来。”就在那天晚上，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踩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刺泼刺”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听母亲说，我小时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爱整天转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我家住在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我一两岁时，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后就沿着这条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奶水旺，憋不住了就找我，可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我找回。重新回到她怀抱时，我也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奶喂饱了我。母亲说，我是吃了许多母亲的奶长大的。当然后来我却慢慢地长丑了，也不再那么让人喜欢了。

柿子树



出了井之头的寓所往南走，便可走到东京女子大学。井之头一带，没有高楼，只有两层小楼和平房，都带院子，很像农村。我总爱在这一带散步，而往东京女子大学去的这条小道，更是我所喜欢走的一条小道，因为小道两旁，没有一家商店，宁静的氛围中，只是一座座各不相同但却都很有情调的住宅。这些住宅令人百看不厌。

日本人家没有高高的院墙，只有象征性的矮墙。这样的矮墙只防君子，不防小偷。它们或用砖砌成，或用木板做成，或仅仅是长了一排女贞树。因此，院子里的情景，你可一目了然。这些院子里常种了几棵果树，或橘子，或橙子……

去东京女子大学，要经过山本家。山本家的院子里长了一棵柿子树，已是一棵老树了，枝杈飞张开来，有几枝探出院外，横在小道的上空。

柿子树开花后不久，便结了小小的青果。这些青果经受着阳光雨露，在你不知不觉之中长大了，大得你再从枝下经过时，不

得不注意它们了。我将伸出院外的枝上所结的柿子很仔细地数了一下，共二十八颗。

二十八颗柿子，二十八盏小灯笼。你只要从枝下走，总要看它们一眼。它们青得十分均匀，青得发黑，加上其他果实所没有的光泽，让人有了玉的感觉。晚上从枝下走过时，不远处正巧有一盏路灯将光斜射下来，它们便隐隐约约地在枝叶里闪烁。愈是不清晰，你就愈想看到它们。此时，你就会觉得，它们像一只一只夜宿在枝头的青鸟。

秋天来了。柿子树这种植物很奇特，它们往往是不等果实成熟，就先黄了叶子。随着几阵秋风，你再从小道上走时，便看到了宿叶脱柯、萧萧下坠的秋景。那二十八颗柿子，便一天一天地裸露了出来。终于有一天，风吹下了最后一片枯叶，此时，你看到的只是一树赤裸裸的柿子。这些柿子因没有任何遮挡，在依旧还有些力量的秋阳之下，终于开始变色——灯笼开始一盏盏地亮了，先是轻轻地亮，接着一盏一盏地红红地亮起来。

此时，那横到路上的枝头上的柿子一下子就能数清了。从夏天到现在，它们居然不少一颗，还是二十八颗。

二十八盏小灯笼，装点着这条小道。

柿子终于成熟了。它们沉甸甸地坠着，将枝头坠弯了。二十八颗柿子，你只要伸一下手，几乎颗颗都能摸着。我想：从此以后，这二十八颗柿子，会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的。因为，这条小道上，白天会走过许多学生，而到了深夜，还会有一个又一个夜归的人走过。而山本家既无看家的狗，也没有其他任何的防范。我甚至怀疑山本家，只是一个空宅。因为，我从他家门前走过无数次，就从未见到过他家有人。

柿子一颗一颗地丢掉，几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这些灯笼，早晚会一盏一盏地被摘掉的，最后只剩下几根铁一样的黑枝。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枝上依然是二十八颗柿子。

又过去了十天，枝上还是二十八颗柿子。

那天，我在枝下仰望着这些熟得亮闪闪的柿子，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可思议。十多年前我家也有一棵柿子树——

这棵柿子树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给的，起初，母亲不同意种它，理由是：你看谁家种果树了？我说：为什么不种？母亲说：种了，一结果也被人偷摘了。我说：我偏种。母亲没法，只好同意我将这棵柿子树种在了院子里。

柿子树长得很快，只一年，就蹿得比我还高。

又过了一年。这一年春天，在还带有几分寒意的日子里，我们家的柿子树居然开出了几十朵花。它们娇嫩地在风中开放着，略带了几分羞涩，又带了几分胆怯。

每天早晨，我总要将这些花数一数，然后才去上学。

几阵风，几阵雨，将花吹打掉了十几朵。看到凋零在地上的柿子花，我心里期盼着幸存于枝头的那十几朵千万不要再凋零了。后来，天气一直平和得很，那十几朵花居然一朵未再凋零，在枝头上很漂亮地开放了好几天，直到它们结出了小小的青果。

从此，我就盼着柿子长大成熟。

这天，我放学回来，母亲站在门口说：“你先看看柿子树上少了柿子没有。”

我直奔柿子树，只看了一眼，就发现少掉了四颗——那些柿子，我几乎是天天看的，它们长在哪根枝上，有多大，各自是什么样子，

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是谁摘的？”我问母亲。

“西头的天龙摘的。”

我骂了一句，扔下书包，就朝院门外跑，母亲一把拉住我：“你去哪儿？”

“揍他去！”

“他还小呢。”

“他还小？不也小学六年级了吗？”我使劲从母亲手中挣出，直奔天龙家。半路上，我看到了天龙，当时他正在欺负两个小女孩。我一把揪住他，并将他掼到田埂下。他翻转身，躺在那里望着：“你打人！”

“打人？我还要杀人哪！谁让你摘柿子的？”我跳下田埂，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拖起来，又猛地向后一推，他一屁股跌在地上，随即哇哇大哭起来。

“别再碰一下柿子！”我拍拍手回家了。

母亲老远迎出来：“你打人了？”

“打了。”我一歪头。

母亲顺手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过不一会儿，天龙被他母亲揪着找到我家门上来了：“是我们家天龙小，还是你们家文轩小？”

我冲出去：“小难道就该偷人家东西吗？”

“谁偷东西了？谁偷东西了？不就摘了你们家几颗青柿子吗？”

“这不叫偷叫什么？”

母亲赶紧从屋里出来，将我拽回屋里，然后又赶紧走到门口，